

小蚰村的陰陽社

刘樹德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小鈴村的陰陽社

刘澍德著

*

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36号

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華書店总經售

*

787×1092 1/32 2 7/8印張 55,000字

1956年7月北京第1版 195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0,000

統一書号: 10009·58

定价(6)二角四分

小蛤村的陰陽社

刘 澍 德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描寫貧農办社的中篇小說，刻划出貧農走社会主义的積極性，他們跟右傾保守思想展开不妥協的斗争，又坚定的粉碎了富農暗中破坏的陰謀，在党的正確領導下獲得全勝。小蛤村的貧農積極要求办社，区委副書記周道昌不批准。貧農們暗地办起來。他們开垦荒地，在極其困难的条件下賣掉僅有的最宝贵的东西，買了水車來車水抗旱，争取丰收。他們沒有錢搞副業，区上不肯貸款，富農就乘机進攻，想篡夺社的領導权。这个陰謀被粉碎了，从而說明了右傾保守思想的危害性。在縣委書記的領導下，糾正了右傾保守思想，發揮了貧農走社会主义的積極性。

封面設計：韓 琳

小蛤村緊靠着蛤河，全村十六戶農民，姓朱的佔多數。這個小村子的形狀，很像一把菜刀：刀把上的那個大院，是富農白一平；刀尖上的一戶，是富裕中農楊炳；中間的十四戶，除了朱有珍、朱光兩戶下中農外，其餘全是貧僱農。

村子東南面的河堤上，有塊青色的碾盤石，因為坐過了幾代人，石面上磨得光光的。現在，這塊盤石，是互助組員“烟鍋會師”的地方。近幾年來，一切有關小蛤村的生活、生產上的事，差不多全在這塊石頭上面決定的。盤石雖然損壞了一小塊，周圍還可坐七八個人。夏天，太陽火熱，小伙子們就把石頭抬到道右邊的楓樹根旁邊；寒天，又把它抬到河堤邊的當陽地方。

今天是一九五五年舊曆新年的元旦。照農村習慣，大家正該準備串門子、會親戚。可是，組員們一戶也沒有動。太陽剛冒紅，大家就聚在河堤上展開了爭論。

黑子朱成說：“老樸哥不會講話，壞就壞在這裏啦。如果他像我們老表王嘉那樣能說會道，區上不批准才怪。”王嘉是龍竹箐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社長。

“依我看，一是老樸哥不會講話，”說話的是朱展才，他是一個長條臉，濃眉毛，三十上下，粗粗壯壯的農民。“主要的是

嘴巴不硬，如果嘴巴硬气些，區上對我們辦社，就得好好想一下子。你們說，可是？”

“是啊！如果我們不夠辦社資格，何必要派老樸去學習辦社呵？”高个子楊煥，拉開尖尖的嗓子。“學也學了，準備也準備了，等到送上申請書，嗯，不准！依我說，根本不在嘴巴硬不硬，只是我們這些老貧農，到幾時也上不了台盤！滾——”

這一声長嘆，立刻把一堆人的嘴巴封了起來。

太陽升到水雲山頂，蛤河水面閃出一條條細細的光帶。蒙着夜霜的山野，漸漸的由粉白變成緋紅。從田野裏迸發出來暖洋洋的春氣，一陣一陣向人身上撲來。河兩岸的峽谷，在陽光照耀下，也顯得開闊了，在遠處的山地上，一層淡淡的銀霧，繞着蛤河飄動，依依不散。

“你听听，听听人家鄉上！”黑子朱成，瞪着圓鼓鼓的大眼睛，伸出小簸箕一般的手巴掌，指着東北方相距二三里遠近的村子。

一面紅旗，在村子上空招展。銅鈸配着大鼓，咚嚙——咚嚙的响声，從蛤河上面傳來。响了一陣，跟着又飛來一片歌声……

“人家辦社批准了，當然喜歡。”

紅旗飄、鑼鼓响的地方是大蛤村——蛤河鄉政府所在地。大蛤村農民，去年增了產，今年的豆麥苗，也很壯旺。現在由組轉社，又是一帆風順，哪能不歡欣鼓舞呢。敲敲鈸，打打鼓，青年男女來幾支山歌對唱，慶祝一下，痛快一番，也是極自然的，何況又遇到新正大月吶。

小蛤村这边，靜悄悄的。沒有歌唱，也沒有鑼鼓，連村頭上斑鳩、画眉的啼叫，听來都像打不起精神，只有小蛤河的流水声，倒像比往日响亮了不少。

小蛤村農民們，在搞了兩年互助組以後，生活比起過去，確是有些起色。可是，因为土地薄，經營的又不合理，比起大蛤村來，就未免有些減色。大家想了又想，商量又商量，認為要不共同想办法——集体生產，生活就無法提高。因此，听说組長朱樸到縣上學習建社，大家比土改那陣还要兴奋。当臘月二十那天，他們把申請書送到區上以後，大家你呼我喚，兴致勃勃的準備迎接新年，迎接新春帶來的新的生活，可是，在年三十那天下午，朱樸由區上回來了：

“办社不批准——条件不够。”

一隻白毛黑尾的大公雞，雄赳赳的站在河堤高地上，側耳听听鼓声，像是有些驚怪，馬上对着身边母雞，發出一陣咕嚕。然後抖抖血紅花冠，对着声音來处，連連啼了幾声。

“看吧，連老公雞全气不平了。”好說笑話的楊煥，半真半假的說。

从各家門戶，發出不同的喊声——

“回家吃飯來！”

“回家來，飯冷啦！”

一个年輕媳婦，蒙着藍頭巾，新洗的竹藍上衣，罩着黑色背心。她邁着輕快的脚步，走到河堤上，向朱成喊道：

“黑子，你是怎麼啦？过年啦，吃口飯还要別人等着你。”說完，走到人跟前，兩隻明亮的大眼睛，从男人朱成起，向所有

的人身上一扫：“你們再焦心也沒有用，还是回家吃飯吧。飯吃飽，年过好，再打主意。”

“你就是不知愁，”朱成搶白她。“日子过不好，年怎个会过好？你說！”

“想办法嗎。只要心齐，啥事都有办法。”

这个年輕媳妇，名叫王春彩，是河东水雲山南面——三區龍竹箐社社務委員王近仁的妹妹。她土改後入了团。剛一宣傳總路線，她就嫁到四區來。小蛤村只有她和朱成堂弟朱開兩個团员。一个候補黨員，就是組長（他們喊老樸哥的）朱樸。

小蛤村農民，办農業合作社这样熱心，不外有兩個原因：一个是听了總路線的宣傳報告，大家明白了方向；加之，他們解放前就苦，土改後虽然分得了土地，但是土地瘦，底子也薄，如不合作生產，生活就难得提高。一个是龍竹箐的農業社，自从組織起來以後，無論春种秋收，農業副業，抗旱防洪，都做得好。好还不算，他們的丰產，更特別使人眼熱。小蛤村对龍竹箐農業社了解的這麼透徹，那是因为在解放前兩個村農民，有着同样的命运。虽然隔山又隔區，由於貧憐貧，苦憐苦，兩方面就互相对起親戚來：王春彩不用說了，她是从那裏嫁過來的。在上輩中，朱開的姑媽，嫁給龍竹箐的陈为邦，朱樸跟社長王嘉又是老表。楊煥是他們社上生產委員高正國的外甥，他会磨粉，燒石灰，全是跟高正國學來的。每当小蛤村某一个人从龍竹箐串門回來，總要把他們農業社裏的事情講說一遍，誇獎一通，把人鼓動得心都跳起來。好容易一年盼到头了，好容易把建社消息盼到了，恰又碰上过舊曆新年。从臘月

二十七八起，婦女們就忙着洗衣服被蓋，做鞋子，給孩子縫新衣、炒米花。男人們整天忙着開會、訂計劃、打生產譜。

在臘八那天，老王嘉、陳為邦到縣城去開會。為了探看親戚，他兩個繞了個彎來到小蛤村。組員們把他們看成大家的親戚，一齊忙來招待。這個招待，也就是向先進生產者請教。老王嘉問了問生產情況，就說：“照老辦法種田不行了。山地應當改種，水田也要加肥；積肥，改種，互助組是不行的，別再戀着那份單幹‘自由’，應當另打主意啦。”

在王嘉兩個走後的第三天，朱樸就到縣上學習去了。跟着，鄉上召開了兩天大會，從區裏下鄉來的幹部李正浩同志，向大家宣傳：四區要辦農業合作社，要大家討論互助合作的好處，在思想上作建社準備。這樣一來，大家更認為：由組轉社是十拿九穩了。大會開完，王春彩、朱開，馬上就搞起了串連活動。朱成、朱展才、楊煥一些人，就商量把山田改種烤煙，在挖田前開墾東山腳下二十畝荒地。鏟火土積肥，力量不大，準備磨粉養豬。大家越商量心裏越熱，一片火紅的前程，好像已在眼前展開來。不料大年三十得到了這樣一個消息。

喊人吃飯的王春彩，一把拉住丈夫的胳膊，“你給我回家！”黑小伙子的圓臉已經脹得燦紅，給女人一拉，就順從的離開了大盤石。

這時，在富農的西窗口，兩串紅辣子中間，一個生着兩撇八字鬚的長臉，像看劇一般看着河堤上爭吵的人羣。他嘴角上掛起奸笑，喝了一口米花茶，向着給他來拜年的楊炳說：

“听听，那邊大約又出怪事啦。還是我們這些‘化’外之民

松散些，你說可是？嘻嘻……”

白一平是縣裏大地主白一峯的堂兄弟。從前，他們一家住在大蛤村，他和白一峯跟縣城王秀才，一同上過五年私塾。十八歲那年，他們分了家，白一平搬到小蛤村來，兩兄弟在大、小蛤村，各佔一方，稱王稱霸。由於好吃懶做，白一平漸漸把田地賣給了白一峯。解放以後，他對於新社會怀着極端的憎恨。這個憎恨像水漲船高一樣，隨着土地改革，互助合作，一天天增長起來。他本身是富農，他已經知道應該怎樣去生活，可是他不甘心。他像一隻餓狼，磨着牙齒，眼睛放射出兇惡的綠光，從他的洞口（窗子），不斷的向外窺探。他等待着，只要一有機會，就立刻施出毒計向新社會進攻。他怀着野心，他把小蛤村看作他的禁地，不允許任何威脅他的東西在這裏生存。解放前，大、小蛤村是他白家的天下。雖然他把田地賣給他的堂兄，白二爺在小蛤村仍舊是高高在上的。解放以後，白一峯受了鎮壓，白二爺也沒人喊了。雖說把自己劃成了富農，但僱工、放債都受到了限制，這個世界能不叫人反對嗎？他覺得全村子人，朱樸是他的死敵。自從朱樸成了候補黨員，就把威脅他的生存的互助組帶進小蛤村來，他認為在他面前的是一條死路，他要打開這條死路，打敗這個死敵，利用各種方法，想把新的東西摧毀、消滅。可是，生活和他的想法相反，威脅他的東西，從四面八方逼近了——互助組後面又跟了什麼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，天吶！……

現在，他臉上雖然嘻嘻笑着，心裏却在哭泣，這一點，沒有逃開狡猾老練的漏網富農楊炳的眼睛。

“我家的那个混蛋，也跟在人家屁股後面乱嚷嚷，真他媽的！……”楊炳附和着。他罵的“混蛋”，是指他的堂弟楊煥。

楊炳和楊煥長着一样的高个子，一样的尖嗓門，但是性格却不相同。楊煥是个直桶子，像俗話所說，一根腸通到底的人。楊炳是个笑面虎，無酒無茶，也能把人送出三十里。土改那陣，他本該劃成富農，因为他有些人緣，有人替他說好話，朱樸和工作同志也就沒有堅持。从那以後，他總是怀着鬼胎，“共產党的事，叫人难摸头腦，說不定哪天就又來你一傢伙。”因为这样，他總和別人隔得远远的。不参加互助組，一則怕別人佔他便宜，二則怕洩出自己的底。這幾年來，他跟白一平打伙生產，兩個人就越來越投机了。去年春天挖田，兩個人坐在田埂上休息，因为請不上工，白一平破口大罵。楊炳在一旁迷笑迷笑望着他。

“你先別得意，老楊，”白一平把烟筒遞給楊炳，“頭髮剃光就要刮汗毛，哪个也逃不脫，不过早一些遲一些罢了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，我也这样想。”楊炳被白一平的胡說八道弄昏了頭腦。

“等着消滅嗎？”

“等着？……不等着又有啥法？”楊炳从烟筒鼓出一股水。

“就拿这桿烟筒打比吧，”白一平手指敲着烟筒，“裏面不加水，它就要裂，常常加水，它就保全了，要常常加水！”

“啊！这样嗎？”楊炳張着大嘴。

“就是这样，得机会，就加點水。”

从那以後，这两个人就穿上了連襠褲。

“我們要注意些啊!”白一平翻着死魚一樣的大白眼。“日子越來越難混啦!”

“當然啦!”

兩個人心照不宣的相對一笑。

朱樸一家三口人正在吃飯。

小光到正月整整四歲。這孩子長得和爹一樣，高鼻子，大眼睛，下巴很長，上嘴唇微微翹起。他胖胖的小手，拿着一個玻璃酒瓶，慢慢走到桌對面，對着藍花酒杯，高高舉起雙手：“爹，來，媽叫我給你倒酒，來!”

小光的母親，這回可開心了——男人像凍僵一樣的紫色的臉上雖然不那麼開朗，總算透出了一絲笑容。“跟爹說：過年啦，高興高興吧。”

朱樸忙着把酒杯接住瓶口：“好兒子，爹自己來，看，倒潑啦……”說着，趕忙伏下身，嘴唇挨近酒杯，吱——吸去了滿得要流出來的酒，眼睛就沒離開酒杯。

小光媽，三十三歲，胖身骨，圓臉，兩道又彎又長的眉毛，差不多插入鬢角。她的特點是，無論活計怎樣勞累，也抹不掉她臉上的笑容。現在，她停下筷子，眼睛望着男人，望着望着，她有了新的發現，這一年多工夫，丈夫的臉上平添了不少東西——眼角、嘴角明顯的刻劃着一條條紋路。三十五歲的人，怎麼會老得這樣快呢？從朱樸少精無神引起來的注視，使她起了一種對自己男人從來未有的憐憫。

“小光爹，別難過吧……”這位溫順的女人，滿心想要安慰

一下男人，就是找不出相宜的話語。逢年過節，在苦難中熬過來的人們，對於過去，總不免要回憶一番。把過去和目前一連結，忽然湧起了一種情感。她趕忙扭過臉來，怔了一下，努力改成一副笑容：“小光爹，別難過吧。”她說得那麼輕，那麼溫柔。

“我怎會不難過？”朱樸放下酒杯。“大家眼睜睜的望着我，我却沒有把事情办好……”他用一支筷子敲打着桌面，發出小鷄啄米的响声。

窗外忽然响起一陣喧鬧，跟着，在河堤上爭論的一批人，一个不缺，擠進小屋裏來。

“老樸哥，給你來拜年。”朱成大喊一聲。

朱樸放下筷子，酒也不喝，氣也不出，只對他們苦笑。大家知道他，平時就很少說話。他寧可打掉牙齒和血吞，就是不向人訴苦。這個人，責任心很重，說句話，如同板上釘釘子，辦不到心裏就難過的不行。對這樣人，能對他說什麼呢。因此，大家在外面吵的很有勁，進屋反倒安靜下來了。

“你們年過得好吧？”還是朱樸先說了話。

“好什麼，年初一我們就吵架。”王春彩半笑不笑回答說。

“為什麼吵架？”朱樸問着，摸起旱煙鍋。

“他因為區委副書記周道昌同志沒有批准我們辦社，就說怪話。”王春彩噙着嘴，拿眼睛瞄下楊煥。“隨便攻擊領導，那怎麼可以！”

“你們應該攻擊我。”

朱樸說完，兩隻眼睛直直盯着手裏的旱煙鍋。

他的外甥袁雲，是他姐姐的獨兒子。因為跟哥哥合不來，結婚後，丟下女人，跑到省城當上了印刷工人。袁雲家住鄰縣，解放後，劃了個中農成分。袁雲女人，又跟她嫂嫂不和，他哥哥幾次三番寫信叫袁雲把老婆接到省城。袁雲回家，跟哥哥嫂嫂大吵一陣，帶着老婆來到小蛤村，對舅舅朱樸說：“讓她在這裏暫住一時，等我回省城安排一下，馬上就接她去。”那時朱樸剛入黨，覺得外甥媳婦是富農家的女兒，住在一起很不方便。就在楊炳家裏找了一間房，叫甥媳住下，沒住上兩個月，袁雲就把媳婦接走了。展開總路線的宣傳後，區委書記王法新調党校學習，縣上派來副書記周道昌領導區裏的工作，不知誰向他反映：“朱樸身為候補黨員，竟包庇富農分子。”周道昌新到區上，認為首先應該加強黨的紀律，劃清階級界限，朱樸的事件，正可以教育大家。當時，正遇楊炳的女人到區上辦事，他向她問了一下，立刻肯定朱樸的階級觀點模糊，把朱樸喊去，大加訓斥。因此，直到現在，朱樸還沒有轉為正式黨員。朱樸呢，口含檳榔，吐不出紫花水來，心裏雖不服氣，一句話也不替自己聲辯。現在周道昌不批准辦社的理由是：“你們小蛤村條件不夠，主要是骨幹太弱！”這個理由，深深刺痛了朱樸。失望，悔恨，愧對羣眾的各種情緒，像河堤上那塊大石頭壓在他的心上，縱然人再剛強，可是，一個候補黨員竟辜負了羣眾正當的、而又是迫切的希望，怎能原諒自己呢？

“怎麼能夠攻擊你？”楊煥直了直身子，“印把子又不掌在你手。說到錯誤，哪個人也難免。馬不錯成龍，人不錯成仙，一輩子在路上走，誰也不敢誇口他保險不跌跤。”

“你不曉得，你不曉得，”朱樸連連搖頭。

“我說老樸哥，我們找鄉長談談可好？”朱成提出意見。

“事情不歸他決定，找他有什麼用？”

“還是找周副書記。”是朱展才說。“鑰匙在他手裏，只要他把大門打開，我們就走上社會主義了。”

“我們去找他，向他請求，跟他好好談談。”王春彩說。“老樸哥，你說我們可去得？”

“到區上？”朱樸為難了。區委已經決定，請求也怕不濟事。可是，黨是相信羣眾的。大家誠心誠意的請求，也許會有希望。……他們去了，周區委副書記會不會說：朱樸派你們來的吧？我一定又要措過；如果不去？連這小小的一線希望全沒有了……

“你們可以去。我可不能去。”他說得很費力。

也算湊巧，小蛤村的代表剛一跨進區政府的大門，一陣清脆的爆竹，劈劈拍拍響起來。楊煥扯了下朱展才的衣袖，很得意的連連點頭。

區委副書記周道昌，在爆竹響完後，很滿意的往旁邊一轉身。忽然間，一羣農民像從濃濃煙氣裏鑽出來似的，齊齊整整的站在面前。

這羣人中間，雖然有團員，也有模範，周道昌對他們並不怎麼熟悉。他对着站在身邊的王春彩看了一陣，才想起他們是小蛤村的。

“周區委書記，你沒回家過年？”

“我要是回去過年，你們不是撲空了？哈哈……”他一面說着，把他們領到會議室裏。

周道昌至多不過三十歲，紅臉膛，濃眉毛，細細的眼睛閃着亮光。從他不時促皺的眉峯中間，和緊閉的嘴角上，可以看出這是一個堅強而又富於自信的人。他身上穿着裁縫得很合身的灰制服，下面兩個口袋，塞得鼓膨膨的，上面的口袋裏，插着兩支自來水筆。新理的分髮，梳得很整齊，黃皮鞋擦得亮亮的。在農民眼裏，“大幹部派頭”是大家公認的。

周區委副書記從口袋裏掏出一包金黃色的紙烟，上面印着兩個很好看的九字，除了王春彩，每個人都讓了一支。紙烟燃着，他微笑的說：

“大過年來區上，總是有事的，那就談談吧。”

小鈴村的代表一個挨着一個，說明听了總路線的宣傳報告，決定要走合作化的道路。

“對，對，是這樣！……不錯，是這樣！……”他應對第一個人。

“對，是這樣宣傳過。……不錯，要走這條道路。……”他應答着第二個人。

“啊！我是這樣說的，不錯！……都願意搞？……意見一致？……那好，……這可不見得！……”他應答着第三個人。

他听完每人發言，臉上笑容不見了。他定定的望着西面的窗子。竹影在窗紙上搖動着。他的頭，也隨着竹影搖動起來。

“大家談的全對，”靜了一陣之後，他轉過臉來。“不過——

我不能立刻就答覆你們。等我詳細考慮考慮，明天，或者後天，也可能是外後天下午，我們開一個會，我跟區委們商量一下，然後再告訴你們，——今天，朱樸怎麼沒有來？回去把我的意見也告訴他一聲，就說：‘我對大家辦社的熱心，也是重視的。’”

大家從椅凳上站起身來，王春彩說：

“周區委副書記，商量時候，你可要支持我們，……”她的聲音有些打顫，神情像臨挨打前的孩子，請求爹媽體諒她一次那樣。“區委副書記，答應我們吧。……”

“你是團員，朱樸是黨員。黨、團員應該知道對黨的決議要採取什麼態度。”他說時，是正顏厲色的。

走出區政府，大家心裏仍舊和來時一樣，一點也沒有底。周道昌對他們的答覆和神情，是莫測高深的。

“我看今天是白跑腿，”朱成搖著頭。“從前人家王區委書記，對人可不這樣，行就行，不行就不行，斬鋼截鉄，說哪是哪，從來不叫人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。”

“你就會亂放炮！”王春彩反對男人。“領導對羣眾講話，你當是像我們——信口胡來？說話要負責，就得好好考慮，哪像你，狗肚子裝不住二兩油，心裏有什麼，一下子全倒出來！”

“依我看，黑子說的並不錯。”朱展才哼了一下鼻子，“我左思右想，周區委副書記好像很巧妙的把我們支使出來啦。”又哼一下鼻子，“王春彩，不信，你瞧著。”

“有希望，我說就是有希望，”楊煥說得滿有把握。“剛到區政府，一掛洋鞭把我們接進大門，這是一個好兆頭，一定成